

大

學

疏

略

大學疏畧序

大學者虞夏殷周四代聖人設大學成已成物之學也。孔子學其學傳其

爲書以接後來者也。程子曰：古人爲學次第是矣。師儒立教而弟子效行，故曰學。君之子學爲君，卿大夫士之子庶民之俊秀學爲臣。故曰大學。其學之道三：曰明德，曰親民，曰止定靜安慮得，有體有用。又有循序可得之功而道畢矣。舉其道而試爲之，卽不能不又有

序焉。六先七後。序卽道之措施也。要之齊治平。操之於修身。而修身不外致知格物。故一要於修身爲本。而功歸於知之至。終始一知而已矣。此自古所傳不易之道。可稱爲經。其卜文則釋辭也。可稱爲傳。古本通屬經。爲一篇。刻載禮記。統似孔子之文。自程子摘爲一章。朱子觀玩有得。若爲曾子所述。又分經傳章句。向亦嘗疑之力。追古本義有可通。而疑於講求。久之已意適暢。而朱說有來同者。亦

不敢終遂獨見。參會求得乎當。古文錯簡。誠或有之。以意逆志。不害其志。此古人所賴。有後學也。獨格致補傳。爲誤。嘗按朱子於學。庸疑義頗多。卒主程子居敬之說。其與胡廣仲諸人書。及語錄所載。及或問一編。皆言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功夫。謂向來格致之論。猶爲未安。卒用以小學補大學之闕。令學者無便從窮理做起。意亦畧見大學序中。其於爲學次第。可謂得矣。但十五以後。卽不須存

義無是理也。又按詹帥強爲朱子刊四書未
識卽集註否。朱子數進書止之。謂是一時所
見。將來或又有進。曾固不從。僅取回學庸舊
本。修改刊之。其最後一書又諄諄切切。謂舊
版不勝修改。且亦無時而已。將來豈復有留
意於此者。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
不止于論列行違而已也。又按朱子章句成
於淳熙十六年。歷紹熙五年。慶元六年。而朱
子卒。其間十有一年。臨革尚改大學誠意章

是終未決也。竊以格致何獨無傳。安知非
止有可詳。蓋向唯以窮理爲致知。不以存養
爲致知。故終見有闕文。余嘗體按此心。虛靈
之體。止定則明靜之益明。安之益明。再加思
慮以窮理。卽無有一毫之不明矣。故必合定
靜安慮以存養此知。而明德之體于此見。卽
明明德之功亦于此見矣。所謂致知卽此是
也。若夫格物則力行也。格者至也。以我所致
極明之知到了物上。所謂格也。迨夫物格矣。

則知乃至。而知行惟一矣。內外無間。卽爲意誠。故所謂誠其意一章。并釋之矣。此以知古本或有錯簡而定無關文。僭成疏畧一書。我不敢知曰。於孔子之文有當。我不敢知曰。於朱子終欲改之義有當。而芻蕘之忱。備後君子採擇。厥有助耳。

康熙二十八年春二月二十二日庚申後學
著臺張沐序

晚年定論序

錢緒山曰朱子晚年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
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
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
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
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
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
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序與袁慶麟跋凡
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
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
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投諸梓謂
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
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
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
所悔是蹈舛也豈善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
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
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淺

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
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
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
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
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向之所
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
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
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
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

語之外真以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
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正德戊寅六月望門
人零都袁慶麟謹識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
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
支離央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
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
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爛茫
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

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
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
塲居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然有悟體念探求
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諸
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
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
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
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

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
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
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詭誑
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
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
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
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
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

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訾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傳習錄敘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覩者愛因謂之曰如予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

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佩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

無聞如愛之驚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
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
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
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
錄也因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
復識此於篇首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
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
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

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人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而或猶未聞其

盤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
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
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
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
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
徐愛書

讀大學疏畧記

肥鄉馮春暉

先生以止至善爲立志，定靜安爲存養，虛
爲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卽此
其六先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卽致
知格物之功。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知而已。將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于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體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真程朱
嫡傳。凡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
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書
傳世已久。乍聞先生此說，有不驚爲乖異
者。鮮矣。不知朱子於大學，嘗不憚心。曾謂
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功夫。故作小學
或問，以補大學之闕。又嘗覆理延平函養
之說，急崇程子居敬之學。但見朱子全書
痛快明白。先生體驗二三十年，不欲泯沒
海菴苦心。欲爲表章，以成是書。猶不自是

大學疏茗

一

日與及門講論。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每每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之功。可謂至矣。不幸親炙門下。與同學輩。殫精竭思。反覆詰難。以質先生。始知其說之至當。而不可易也。惟言從存養而出。不存養者。難以領畧。世之學者。絕未曉存養功夫。又未經先生耳提面命。卽有吟其教者。或耽于文藝。而擲于體驗。或好爲博涉。而不務靜存。遽于咕囁之餘。妄憶揣度。如之何其可得也。

大學功夫。只是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于物而已。凡中次第甚詳。功夫最。有頭腦。豈足精一。新傳蒙蔽已久。得此疏解。詳明真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止定靜安。慮得曲盡。心體之妙。本體功夫。合而爲一。

先生真知止自會定。以及大然次第。非強說也。數語非靜坐存心。不能深知其理。

存養窮理是心體自然。大學有謂先窮理後存養者，是無靜中功夫，不識心體。

近人有靜坐存心，而不思者，又是不識定靜安慮之義。

先輩有謂知止一節，爲致知格物傳者，心思儘好，然並列傳中，又失原文精美。先生以屬第三在字，一氣管至文理，變得經傳並穩。

定者上一無適，敬以直乎內也。卽持志之功。此語人猶易省。靜者整齊嚴肅，敬以持平外也。卽忍性養氣之功。此語人難信。存養久，自知之，備見程子遺。

先生嘗言慮而后能得，能得則格物。卽是力行益爲大學中士子言學時非行時。故止曰得，今玩來，與下知至一例。不曰行至，而曰知至，其意正是如此。總是大學功夫歸于知至而已。

朱子云明德爲本，親民爲末。知止爲始，能

大學疏畧記

得爲終未爲不是。先生曰：「本身也。」朱家國天下也。終始一知而已。與下文一一對針。神理最是真切。此解書化上之妙。又精于朱子矣。

先生以存養爲致知。窮理亦屬存養。以格物爲力行。遇物將此所明之理。到那物上。謂之格。格至也。物格了。而知纔算得至矣。此處最宜細玩。

致知是學。知格物是學行。知行却只是一。若不格物。這知只是半截。還未致到頭所。以說不是兩項作功夫。終始一知而已。如此解說。方是自古傳來精一之義。

常說格物是窮理。不但與致知重復。與能慮天雖天下固有知之極。明遇物行下大者。又用何功。是大學爲未全之書也。今說格物是學行。止是一大關鍵。吃緊功夫。有謂致亦是心。致格亦是心。格不若存養。一肩功夫者。下推不識心也。并不善有文。

字。是心早已不待語矣。如何後面方說而
后心正。割裂心正以上許多工夫。是大差
處。

觀於止。知其所止。上二詩。必如先生解說
方合。引証文義。此先生善會神理處。他人
往往取貌而遺神。子曰二語。上句承二詩

下句側重。鳥說更見神印。古人文字。

誠意章。朱子嘗甚作難。屢改未定。先生此
番改得。更是精確。啻嘗疑二橫獨解得不
同。今熟玩。敬之一字。真是入門到頭功夫。

始終只一箇。平日此敬。臨時亦此敬也。

朱子於大學。看不出存養。故作小學。補存

養一段功夫。今解得。知止一節。爲存養。甚

是明白。小學竟可不用。先生嘗云。或問。

書專言存養。所以救集註之失。倘認真知

止一節。或問自可不作矣。

大學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存心體驗。出

來的道理。心性中自然次序。頴之學宮。以

三

大學疏畧

教士子者。孔子述之而作。故爲不易之經。只因古人文字。皆從心性中體行而出。不從存心養性過來者。自難識其說。况有錯簡。所以先儒各有一說也。若先生此解。似再無可說矣。皆心性中自然次第也。先生解書。於朱子疑難處。說得更透快。朱子創全功而留一隙。先生省全功而補一隙。前人處難。後人處易。非有牴牾也。人多不識朱子。竟疑先生矣。博學明辨。于朱子全書及朱子與詹師等書。可知。

說大學疏畧

鄂陵李健

大學之道。雖以明親對言。而止定靜安慮。却只是明德功夫。疏畧云。此心之體。止定則明。靜之益明。安之益明。再加思慮。以窮理。則無一毫之不明。牢牢靠靠。明明德。誠不似常說影響。或謂常說誠。親民。平。指明德。似偏。蓋明德。卽明親民之理。玩後解。仁。敬。孝。慈。信。皆爲上下相親。可知。親民。卽以

所明之德。如之。玩。後。解。使。無。訟。大。畏。民。志。可知。審。此。親。字。更。作。不。得。新。字。釋。文。新。字。釋。親。民。之。用。以。德。相。親。則。明。動。變。化。氣。象。日。新。故。時。雍。而。曰。於。變。也。

定。靜。安。慮。卽。明。德。卽。明。明。德。人。心。本。來。原。自。有。能。定。能。靜。能。安。能。慮。之。體。非。明。德。而。何。但。不。學。本。能。而。失。之。于。是。因。其。能。定。而。學。之。使。定。因。其。能。靜。而。學。之。使。靜。因。其。能。安。而。學。之。使。安。使。慮。非。明。明。德。而。何。此。本。體。上。夫。合。而。爲。

知。止。之。知。是。順。本。體。而。有。定。靜。安。慮。是。作。工。夫。其。實。就。是。這。知。去。定。靜。安。慮。所。定。靜。安。慮。的。仍。是。知。至。定。靜。安。慮。後。淺。者。深。矣。粗。者。精。矣。偏。者。全。矣。小。者。大。矣。故。曰。致。也。致。者。盡。也。知。而。能。致。便。是。明。明。德。

定。靜。安。慮。總。一。緝。熙。敬。止。務。要。以。疏。畧。解。緝。熙。敬。止。及。洪。隲。節。參。看。自。爾。豁。然。敬。者。德。之。聚。也。不。敬。便。都。散。了。焉。有。不。存。

養而能窮理者。據朱子章句。却是從窮理起。其後則謂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工夫。向來之論。猶爲未安。而謂存養在小學。又作或問一書。極闡存養用敬之義。今先生則認定靜安慮。便是存養用敬工夫。適於朱子之意。有大快者。朱子以窮理爲致知。不以存養爲致知。先生則以存養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真真切切。徹始徹終。又補朱子所未逮。亦足見聖人之經原無滲漏。

大學工夫。不外致知格物。致知格物的確。是惟精惟一。傳受來的。今說定靜安慮。以致知是惟精。猶是常識可到。若說格物爲至物。是惟一。真非尋常識見所可到。格至也。以我所致極明之知。以至于物。非而何。此一念明白心。到不了物上。到了物上。的。又不是此明白心。便是此物。照圖爲二。若將那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直透過。

物去豈不是准

一

常說知之精便行之至想未必然試反已

自思儘有知之極精物交則引者此是何

故只緣不會涉格物工夫耳物卽家國入

下之物紛沒神至力挾智取轉瞬間被他

引去只得將此明白心逐日在物上試驗

或格至二三分被物引去或格至四五分

被物引去或格至六七分八九分被物引

去千方百計要去格他久久必有所進此

謂之格物迨格之既熟且精此明白心一

通而不復阻百感而無一屈此謂之物格

而知至矣古人教人在大學中如此以用

其功及有家國天下之責而後發用出來

看物交還能引否斷不能也先生此說最

精細牢靠無走漏處再想大學原文畢音

是如此方字字勘合

意是過道做不得工夫致知是回在心

做工夫格物是拿此心出去在事上做工

夫

方致知時致一知存而養之致五知十知存而養之方格物時格一物存而養之格五件十件存而養之故皆屬存養不然既會後仍復散了故先生又嘗曰致格總屬未發天下之大本又云知至慮誠心正身修仍屬未發大本故曰豈足以修身爲木齊於平方是已發達道也又云致知亦自爲未發格物亦自爲已發但是在學中學未發已發耳誠正修之未發齊治平之已發方是出學任事實落有未發之大本已發之達道也先生之說如此通活

會記先生解道學自修必以定靜安處入講彼時亦自漠然今始覺得實落且註解學修處具有淺深次第學是從全不會定學定全不會靜學靜全不會安學安全不會慮學慮全會靜學靜是於容有未定修之使安容有未靜修之使靜容有未安修之使安

容有未慮。修之使慮。蟻覺神理活現。誠意章前慎獨。屬物格知至。與毋欺相打。照後慎獨。屬定靜安慮。以致其知。與誠於中相打。照過脈云。非先有以致其知。將以何者而至物。乃前後闕鍵。最宜着眼。小人問居。與上下文。極相映帶。若看作別一議論。必與此書不省一字。誠於中。是定靜安慮。以致知。形於外。是物格知至。合兩句。只完得誠意。疏畧序云。知行惟一。內外無間。卽爲意誠者。此也以誠中之誠。爲誠意之誠。似非。然以此誠中者。形外。故曰意誠。正是此一誠也。孝弟慈三句。至康誥。從來難看。疏畧不離好惡說。雖緊根上章。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實白誠意章。發脚。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說了箇真好惡。一線串下。心誠求之。乃是以真好惡。求真好惡。以真好惡。求赤子之真好惡。不中不遠。以真好惡。求民之真

好惡不中不遠。家國有異而理無異。只是箇誠。故教家。卽所以教國。故孝弟慈。卽所以教事君事長。使衆俱白。文原有。一向看。不出耳。今始醒豁。

大學疏畧辨

上蔡李範世

明德卽明所親之理。親民卽以所明之德親之。如何。範世曰。設天止生我一人。於何見德。向何處。明明復何用。惟有家國天下許多。人日與我相對。皆須我去。仁。我去。德。我去。孝。我去。慈。我去。信。其間。好不知。惡。應不知。美。是。是。難。不。又。須。我去。上下前後左右之。悉。是。此。卽。明明。德。之。功。全。在。親。民。上。明。卽。在。親。民。上。用。非。明。卽。明。其。所。親。之。理。親。卽。以。所。明。親。之。乎。明。明。德。卽。致。知。親。民。卽。格。物。明。卽。明。所。親。之。理。親。卽。以。所。明。親。之。猶。致。知。卽。致。所。格。之。知。格。物。卽。以。所。致。格。之。也。本。是。一。套。非。三。般。二。條。知。止。之。前。儒。者。謂。有。格。致。功。夫。何。如。說。世。

曰此因談看止定靜安爲成效而無功夫
深看了知字也。不知此知是吾心靈明之
體。大學中初教人立志止至善。便自會大
概識得箇好。又要向上去。謂之知止。由此
方用定靜安慮功夫。以致此知也。先生謂
此知是明德發端處。發端似淺。却最是本
原。有力望。故曰立志。又嘗曰志心之也。
心有所之。而不知而之乎。知卽志。志卽知
也。立志之後。方用致知格物功夫。如常說
豈不立志。而遂能致知格物乎。抑豈致知
格物了。而後立志乎。真無倫次矣。
先生謂知止之時。尚無至善。如何。範世曰
原文不曰知至善。而曰知止。可知矣。再玩
後釋文。亦不曰知至善。而曰知止。更可知
矣。止直是心專一于此。程子所謂主一無
適。不之東。不之西。是也。非志而何。方立志
時。只是知得立志。豈便卽知至善之所以
乎。孔子十五志學。及三十而立。時固尚有

惑也。由此而定。而靜。而安。而慮。漸次。心明。而知至善矣。

先生認定靜安慮爲存養。何所據。範世曰。在中庸爲戒慎不覲。恐懼不問。在大學爲定靜安慮。此其據也。存此志。養此志。使生使長。乃當頭一層要緊功夫。古人之學。自始至終。不能少此。程朱俱如是說。豈大學爲聖人之經。而反闕此乎。朱子見存養之功不可少。作小學以補大學之缺。又作或問一書。以救集註之失。補救誠是。何如。卽認此節爲存養。不尤便乎。定靜安慮。以致知。卽中庸未發功夫。若以爲成。故而不以爲存養。是少未發一層。格物以力行。卽中庸已發功夫。若以格物爲窮理。而不以爲力行。是少已發一層。如此。豈但存養宜補。更宜補力行矣。

疏畧曰。古之人。欲明我之明德于天下。而使相親也。使將明德親民。融成一理而止。

主善之體川毫無滲漏矣明德不離親民
親民必本明德。經此旨傳亦此旨。皆被說
者蒙混。今經先生合來與後傳文大爲對
貼。

先生說格物爲力行。在字屬致知之後。殊

駭人聽。絕世曰致知力行。從來一定之先

後自然之次第。何駭爲。得毋泥于舊聞而

不求義理之實也。致知已是窮理。又以格

物爲窮理。一目重爲兩目。格字亦存常解。

細省反爲可駭。爾雅格至也。以知至物。文

頗省便穩安。我有知矣。自然要到物上。若

不到物上。致知何爲。如好而知惡。親愛不

辟。惡而知美。賤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不

辟。格物也。心誠求之。致知也。不中不遠。格

物也。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者。致知也。無

以加諸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也。傳中無

非此旨。我所極明之心。到那物上。方才住

得手。不到物上。止是上截。終無下截。既無

下截連上截亦不中用。故必物格知至而明親之事乃盡矣。

道學也。謂是不定靜安慮。要學定靜安慮。自修也。謂是學有得失。稍有未定靜安慮。修之使定靜安慮。瑟個恂慄。謂是始終一戒慎恐懼之心。以存蒼乎內。赫喧威儀。謂是始終一嚴威儼格之容。以持敬于外。明德之至善得矣。盛德不忘。謂是親民之至善得矣。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民之事也。樂其先王之親民。君子明德親民之事也。樂其樂。遵學校之教。利其利。守田里之養。小人自相親之實也。謂此段釋文。不離存養用敬。皆止定靜安慮得精義也。細玩之。無一字一意不本經文以立言。方是傳體。若舍經義。泛說道理。豈不可以相通。然支離強合。在時文爲劣。况聖人經。何以非法。以疏畧十傳。極力發揮經義。似尚有言不盡意之感。又何有自逞已見。旁參他意之病。

讓疏畧。亦可見先生有存養用敬之學。方能省存養用敬之書。方能爲存養用敬之言。非口耳常儒所能議其得失也。雖然先生之說。出於數十年之體行。其心細其功著。凡有一說。蓋幾經體認。幾經改正。不諸占華諸今。驗之人情。參之物理。可常可變。可通可久。無不合矣。而後定之。此處非粗浮之心。執滯之見。所能測其一二也。是必清其心。定其志。去其成見。沉潛靜坐。以觀之。又動而體行。歷得失以驗之。庶幾其有合也已。

大學

張沐疏畧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大人之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庶民之俊。皆入學。異日賢君良佐。皆

出其中。是以成己成物爲學。故大人也。道路也。學有路。乃可循而行也。明德。人心本末之明覺。能通物理。而得之于心。故曰明德。但此明德。必有以明之而后明。不明之。遂亦不明。故在明之也。民。天下國家之人也。親。和睦也。卽尚書親睦協和。及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義。但必上之人。有以親之。而后親。不親之。遂亦不親。故在親之也。明德。卽明其所親之理。親民。卽以所明之德。親之也。至善。純善無惡之謂。明德之至善。卽親民之至善。止志也。志一之乎此。而無二。謂之止。立志乃大學最先。一層功夫。此時尚無至善。而則許之志。止于是而不遷也。一心止于至善。便是心之明覺處。故曰知止。此知卽明德發端處也。止字最爲有力。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者主一無適。敬以直乎內也。卽持志之功。此時心定。則問事物之來。或善或惡。卽已大概分曉。而明德漸

明矣。之久而后能靜。靜者，整齊嚴肅，敬以持乎外也。卽養氣之功。此時外之收斂者愈嚴，內之操存者益固。不善口遠而德之明，又有進矣。靜之久而後能安。安者，與善相習，身心漸覺穩便寬和。此時善之存養者益厚，而德之明又進矣。安之久而后能慮。慮者，學問思辨窮其理而通其變。此時善之存養者益達，而明德遂無有不明者矣。慮之久而后能得。得者，明德之至善得。卽親民之至善得矣。一在字領至能得方盡其義。學之次第具焉。真知止自會定，真定自會靜，真靜自會安，真安自會慮，真慮自會得。此明明德大然次第，非強設也。卽致知之實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下平。

本身也。未。家國天下也。終始一如而已。俱
見下文。引古以明先后之次序。古之人欲
明我之明德于天下。而使相親也。未有國
不治。而即及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國未
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先齊其家。欲齊家
未。有身不修。而家可齊者。先修其身。欲修

身本有心爲身之上等不得其正而身遂
修者先正其心欲正心未有起意常誘于
物感而心主能得其正者先誠其意誠成
也實也心之感物而動者曰意意界內外
之際感應不及持之間最難成實着不得
工夫夫還從心之明處做起故欲誠其
意者必先定靜安慮以致其知也致盡也
知本來明體卽知止之知也此心之體止
定則明靜安益明再思慮以盡知天下物
理遂無所不明此段結知所先也格至也
致知原欲以應物感明在心而不至于物
致知何用故致知在至物遇物將我所明
之善理到那物上物格了而后知纔算得
至矣知至則內外惟一雖忽感忽應之間
要無非誠中者之所形耳而后意誠至意
誠則以一知兼體用而所學者精且熟矣
此後只須操存此心使在自無不正而后
心正心正則身自納于經曲律度之中而

后身修。身修則家可教。而后家齊。家齊則治國。亦推此理而行之。而后國治。國治則天下雖大。亦由此漸被。故天下平。此段結知所後也。此爲學次第益詳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天子不修身。無以爲天下之本。諸侯不修身。無以爲國之本。士庶人不修身。無以爲家之本。故一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何也。身爲昏亂之身。其所厚者如家人。尚且薄之而不親。而其所薄者如天下。反厚而親之。斷斷未之有也。然身之所以修。始于致知。終于格物。知之至也。此節身之所修。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節

又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結明古所謂惟精惟一之功。印此。孔子著大學。其道借其文明也。

如此。

右第一章。孔子本古大學設教之義。而作以與門弟子修於家者。其下文皆訓釋之義。後儒因篇中有曾子曰三字。以爲曾子所述。亦或然。與古本不分經傳。通爲一篇。今別爲十章。參用朱子章句。畧有更正。謂此

知本二句。古本原居末之有也之下。今如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

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周書成王誥康叔也。克能也。能古耐字。最有九太甲商書。伊尹誥太甲也。頌視也。視古是字。頌視言心之專一也。明德天之所命。故曰明命。帝典虞書。峻大也。白對民說明德。仰親民之理。明之于我心也。後帝王不求治于人。要皆自明。已德而已。終文謂在明明德義如此也。

右第二章釋明明德

占本此章通後至止下信在沒世不念之

下。今從朱註。○按此文止釋自明其德。以見帝王無不求己之意。而本釋如何為明明德者。蓋以經文定靜安慮。言明明德之功。者已晰。而此本之以為言無容再資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

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沐浴器也。銘刻語其上。以自警也。親民卽以明德親之。民之不親上昏情也。故親民之功如滌塵不可一日不新。新卽親之。功而言也。民之汚于染俗舊矣。一日不滌舊習復蒙苟能新之以一日卽宜繼之以一日。又當時爲振作如始新之。且上稍息下卽昏矣。作新民自明其德以作新乎民。使皆親睦也。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自后稷以來本係舊邦爲諸侯而已。至于文王能親其民天命歸之則一新也。觀此三事可知自新之極自能新民。新民之極自能新命。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言自新新民之極也。經文在親民言自明其德。民自於變而共切其德義如此也。

右第三章釋親民

按此文不釋親止言自新新民之極蓋前齊治

平及言厚薄皆親之義見于後文者亦皆親之義亦不必釋也親猶尚書之言時雍新猶尚書之言於變於變時雍非有異旨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音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聖經止定靜安慮皆存養用敬工夫。故此段釋文不離敬意。引商頌玄鳥之詩。謂王者邦畿之大。惟民各自覓一家室而不泛。處引小雅緝蠻之詩。見丘閭之廣。鳥亦各自尋一巢窩而不亂棲。孔子引詩嘆曰。於此非亂止。乃中心常記慮。而知所止者。乃有此止也。人心各有所當止。何反曰昧而不知求乎。前一句承二詩言後一句。例承鳥說。深以為敬。至善之止。便宜認作家宅巢窩。日求止之。記慮不忘。如此豈有不得至善之理。此一節專釋知止二字。極有工夫。引文王之詩。言明德止至善也。緝緝然明。繼續一念之明。只在至善上定靜而安。慮焉。便是敬其所止。不緝熙則敬人。敬人而止。亦失矣。可知定靜安慮存養處。總之一敬也。仁敬孝慈信。皆至善之德。止仁是

大學疏畧

六

上下相親止敬是君臣相親止孝止慈父子相親止信是國人相親故知明德即明于親民之理也敬止只一耳任是何事那事必有箇至善處在君曰仁在臣曰敬在子曰孝在父曰慈在國人曰信此主于敬自無所不敬矣使無訟言親民止至善也百姓親而五品遜協于中德然後能無訟故至善也必也使是止之之失辭猶人者人聽斷得者聖人亦能聽斷之入聽斷不得者聖人亦不能聽斷在末上理會終直猶人耳若使無訟則必君仁臣忠子孝父慈因人相信無可訟之情實自不得盡其訟之虛辭蓋大有以敬畏乎民之心志服上之德教而自修其德以相親非強之然也此無訟反易于聽訟何也此謂知本求諸身而不求人也豈若聽訟者之舍已求人安能必其不我欺乎故知親民即以明德觀之也經文言知止至善以反定

靜安慮義

如此也

右第四章釋止至善

聽訟節古本原居止于信下今從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

以沒世不忘也。

此段釋文亦不離存養用敬之義皆定靜安慮精義也詩衛風淇水名澳隈也倚倚美盛也斐文也切磋琢磨皆治玉之事瑟嚴密憫武毅也赫盛大喧宜著也誼忘也切磋言學也志于至善而有未能則如切如磋以學之或考之古人或講之師友不定學定不靜學靜不安學安不慮學慮由粗以漸求乎精焉琢磨自修也學之有得有失未能盡善則如琢如磨以自修或時自省察時自克治有未定修之使定有未靜修之使靜有未安修之使安有未慮修之使慮山疎以漸至于密焉瑟調泠也始終一戒慎恐懼之心以存養乎內講宣威儀也始終一嚴肅儼恪之容以持敬于外而明德之至善得矣終不可訖者言德既盛則接諸民而無不善民自觀感效法

而不能忘親民之至善得矣。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文王也。君子後之。君臣小人後民也。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學先王之親民。此君子明德親民之事也。樂其樂遵學校之教而無憂。利其利守田里之養而不墮。此小人被明德親民之化也。如此故雖沒世而觀感效法猶不能忘也。引二詩要見經言定靜安慮而後能得義如此也。而詩言功之用效之彰見得至善之實。後詩又言沒世之效盡得至善之量。

右第五章釋得至善

此章占本在誠意章下今從朱註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白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

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誠其意者。意上着不得工夫。只物感時。毋自欺其知而已。知惡當惡。便即惡了。知善當好。便即好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臭穢物。好色善色也。內裏不欠外亦不欠。此之謂自快足其心而已。故君子必慎其獨。臨事加謹。以戒其欺也。經謂物格。知至。而后意誠者。其義如此。然非先行以致其知。將以何者而至物乎。試觀小人同居。

持。只在不善作功。無所不至。心升不善處
存。理往不善處窮。及見君子而後厭然銷
阻。閉藏於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知君子之
視已。早見其爲不善之肺肝。拚著何益。此
謂善。必誠下中。方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平日持敬。以誠善于中也。經所謂誠意
必先致知。以格物者。其義如此。誠於中。即
定靜安慮之功。存養得此知。極其充實。自
然發出。來有善無惡。不待拚著也。獨者。無
人指視之時。慎者。不啻十目十手之嚴。臨
時之與平日。總此一敬。故曾子曰。十目所
口慎。獨之功。視雖不及。常如十手所指。不
容自昧。指雖不及。常如十手所指。不容自
怠。其如此之嚴乎。富者積財。必潤屋。意既
誠。則心德富矣。有不潤身者乎。德富身潤
已。兼心正身修。而有之德富。則心廣大。身
潤。則體舒用。嚴慎之中。又未嘗不有悅樂
也。可見功全誠意爲難。効至誠意爲大。故

君子必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以誠其意。而此後皆裕如矣。

右第六章釋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以誠其

意。

此章占本。在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下。今從朱註。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先言身感外物。而心不得正。然後因心不正。而身不能修也。心不虛明之體。原不

偏倚于物。因身在世間。多有忿怒恐懼好
樂憂患等事。感動于心。而心遂爲物感所
誘。則有所矣。非偏着於忿悅。則偏着於
懼。非偏着于好樂。則偏着於憂患。於是木
正之心。雖欲正而不得矣。故曰則不得其
正。孟子所言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既引之
於外。則虛明之物。離其舍矣。故心不在焉
言不在腔子裏也。今學者每疑心何得有
不在時。是以心爲肉心也。則聖人不在之
說安矣。孔子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更可見
也。樂記有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如
惡無節於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是也。心
不在則身無主。故視聽食三句。言身不修
也。目視非心視。見形而已。不能辨邪正也。
耳聽非心聽。聞聲而已。不能察是非也。口
食非心食。充飽而已。不能審義理也。三者
足此身最切實平易工夫。且不能修。况遠
大乎。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大學頭卷

能奪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必先於平日下止定靜安慮得功夫。以致其虛明之主使常在腔子中。在則正矣。正則修矣。今學者只似說臨視聽食時心偶不在。談矣。全在平日操存。

兩養工夫。

右第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傾。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辟。偏也。之。猶偏也。辟于親愛畏敬哀矜。是偏于所好。則好不知其惡矣。辟于賤惡。故情是偏于所惡。則惡不知其美矣。一家之人。誰惡誰美。有何難知。惟不致知。則知自昏。不格物。則物自紊。仍是不誠其意。所好者之惡。所惡者之美。雖視而不見。雖聽而不聞矣。如是則好人之惡。惡人之美。身不修矣。一家之人。何所適從。而能齊乎。諺語是舉兩般。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以例其餘。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仍是知不至。故身不修也。故經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
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
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
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齊治皆所以使家國爲善去惡相親睦也
故皆曰教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家不
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之不可以教家人
孝即不可以教國人事君孝者即所以事
君也不可以教家人弟即不可以教國人
事長弟者即所以事長也不可以慈家人

大學疏畧

卽不可以使國人慈者卽所以使衆也。家
國有異而理無異。總此一誠而已矣。故引
康誥言誠以明家國一理之實。慈母求赤
子之好惡不中不遠保民而求民之好惡
亦不中不遠以真好惡求真好惡理無不
一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豈必學保民而
后教罔亦學共誠而已致知格物是也。仁
者誠之本心讓者誠之禮容合者不誠之
好疾者不誠之惡興仁與讓以誠感誠也
作亂以不誠感不誠也。機爲樞軸以旋轉
之物也。順動則順逆動則逆以逆求不可
以得順以順求不可以得逆者也。家國感
應如此不爽故亦曰機也。一言僨事二句
古語舉此甚言機之所在不可以一人一
言而或忽也。堯舜仁讓之驗桀紂貪戾之
驗仲身先之也。所令善也。所好不善也。從
好不從令正機之所以爲機也。善有諸已
而後求諸人惡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已

無異心。如已之心。卽如人之心。是恕。人自感動思念。而喻我求之。非之之故也。若菽身不恕。徒以大義責人。彼但見上不如心。以待下。自不從矣。又何能喻其善。當爲惡。當去之。故乎。未有學養子以上。言家國一理。在于誠。藏身不恕。以上言其機。不爽。在于恕。誠者。恕之體。恕者。誠之用。一也。引周南桃夭之詩。小雅蓼蕭之詩。曹風鳴鳩之詩。以足不出家之義。篇內孝弟慈仁讓之類。皆親民之實。若言機言與。言從好。言喻人之類。皆所以親之。卽新之義也。

右第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老老長長。恤孤。

修身以齊家者，興孝興弟，不倍，觀感之在國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

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

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度也。矩，方尺也。言人心有定，如矩之不易。君

子以治國之矩。絜，平天下之矩。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小雅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僂矣。

小雅節南山之篇節高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尹氏不稱其

職。失民之瞻望。其俱同。僂偏也。僂戮同。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

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儀詩作宜。峻大也。言人命難保。

是故君

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

爭闢其民。教之使奪。

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

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王孫圉對晉之辭。善善人也。舅犯曰。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故文公

對秦之辭。言出亡人。不以得國爲寶。以愛親之喪爲寶。秦誓曰。若有一

人。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

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休美也休言好賢之心下若

已有其心好之是也如有容大量也下寔能容是也彥美則忌疾害違拂殆危也

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遊逐娼疾之人

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

不能遠。過也。

命委聽天命過甘心任過

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與災同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道所學之道實有諸內曰忠外如其內曰信驕矯逞不順理泰安肆不慮患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衆爲疾。屬下。食寡用舒。屬上。

仁者以財

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

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

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孟獻子魯之賢

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十初試爲大夫者也。伐木之家。卿大夫以上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盜臣。剽君罪。小聚斂。剽民罪大。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

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

爲善之

小人日以聚斂爲善

小人之使爲國家，備害並

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老老長長，恤孤。君子方以此修身齊家，而

一國之人皆化之。君子因是知人心有矩

可以取而望之於天下，天下不難平矣。國

人此矩，天下人亦此矩也。繫矩者不外好

惡而已。如上下前後左右是也。樂只之詩

言好惡之得，而天下後父母之南山之詩言

好惡之失，而天下後父母之南山之詩言好惡

之得失，所闢大也。是故君子先慎獨以誠

好惡，謂之慎德。自能得人得上，而財用亦

因俱得矣。可見德重財輕，若時君往往重

六

六

財。究之民散財。恃出。不但財用乏。而人土俱失矣。又引康誥之言。見天命必歸于善。故楚書。不以財用爲寶。而以善爲寶。身犯并不以人上爲寶。而以仁親爲寶。是善之所在。雖人上財用有所不取。而天命正必歸之。反能得衆得國。以有財用也。然天下之大。不能無人共理。又在進賢退不肖。故又莫善于泰誓之言。此事又須孝好惡。唯仁人一段。是好惡之得見。賢不舉一段。見好惡之失。賢不阿。好雖明知其賢而不好。往往委治亂于天命。不善之人能從欲。明知不善而好之。往往寧自爲任。過故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仍不外慎。獨以誠好惡而已。忠信慎以全其好賢。惡不肖之本心。而平天下之大道得矣。驕泰不慎。以恣其好。不賢惡賢之逆志。而平天下之大道失矣。人君所以惡賢喜不肖者。又爲小人能生財。以遂人君之欲耳。不

知生財君子亦自有大道生之者衆使民
樂業食之者寡官無冗員爲之者疾不違
農時用之者舒制用有節源深流長則財
恒足而天下平矣觀于前說仁者散財聚
民是以財興發其身不仁者聚財散民是
以身興發其財此理斷然不易未有上好
仁以親民而下不好義以親上者未有下
好義其事不終府庫不足而使上困于財
用者觀于獻子之言可知不以得民之財
爲利以得民之義爲利也若夫小人議淺
學鄙不見遠大彼非有心病國不過以營
利爲善道而不明義之爲利利之爲害也
使爲國家苗害並至雖有善者其如何哉
好貨財喜宵小二者時君之深病破之方
能慎獨以挈好惡百姓親睦而天下平矣

右第十章釋平天下

物至知知而好惡形
好惡者知也致此知

等頭學

則爲明德自誠意節立好惡兩註以後心
身家國天下節節不外好惡亦可思明德
親民之要在致知矣